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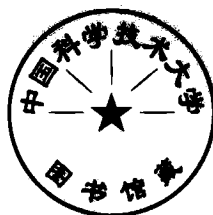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漫谈

馮 定 著

171
3130

人生漫談

馮 定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1964年·北京

人 生 漫 談

馮 定 著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3/4 印张 89 千字

1964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7)0.42元

出版者的話

現將馮定同志的《人生漫談》出版，供讀者研究和討論。

1964年10月

小 序

書，在头里常添有几句話，或者說明写書的緣由，或者說明写書的經過，或者簡單介紹內容，或者約略申述要旨，等等，目的都是使讀者讀起正文來較為方便些。这种开头的几句話，按照我国历来的习惯，叫做序。所以，我在这本小書的头里，也写上几句小序。

1956年間，我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写过一本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。大概是因为这个緣故吧，近年来接到不少青年的来信，提出好些有关人生的問題，要求我答复。有的，我回信答复了；有的，而且是多数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沒有能够答复。来信沒有能够一一答复，心里总是觉得很歉仄。青年同志对于人生問題如此感兴趣，提出这么多的問題，要求我解答，加上自己深感原来写的那本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，道理講得很不够，因此，很久以来，我就想改写那本書。現在，我終于动笔了，还得感謝青年朋友的督促和鼓励。

談人生問題，很不容易，談得不好，往往落入“个人”的罗网或圈套。比如，为了使青年同志容易接受真理，往往会从其个人利益的設想出发，說就是为了个人利益，在生活的

CAA50103

过程中，也必须努力参加革命的斗争，努力参加革命的工作，并且在斗争和工作中，努力学习和修养，逐渐确立革命的人生观，等等；这样的说法，实际上，首先就多多少少落在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里了。谈话要既使青年同志容易接受真理，又摒除个人主义的“魔障”，这是极为细致的，极为微妙的，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我在写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的时候，是注意了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的。所以，当时我就不从人生而谈人生，而是在讲了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人生观完全对立以后，就讲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的历史观，最后才将有关人生的几个具体问题讲了一讲。有了正确而明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，许许多多抽象的或者具体的有关人生的问题，也就容易解决了；离开世界观和历史观来谈人生问题，怎么也是谈不清楚的。这回重写，也还是遵循上述的原则，以世界观、历史观为经，以有关人生的具体问题为纬，进行分析和阐述；末了，再归总谈谈人生观。

谈人生问题，很不容易，这我是知道的。但是，人生问题既是现实的问题，是青年们爱想、爱谈的问题，那么就不该避而不谈。既然谈了，当然要尽力、负责而谈，使谈话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。当然，我这次谈的，比起前次谈的，究竟是不是更完善了和更恰当了，这是很难说的。因为任何问题，个人的经验和思考，总是有限的。这里，我只有向广大的读者求助了；读者如发现有什么谈得不妥当、不完善的地方，希望能够指点出来，以便使我有启发，有所改正。

这本小書，采取了“漫談”的方式，一共談了十六次。各次談的問題，列举如下；讀者“一目”就可“了然”，所以沒有另立“目录”的必要了。

初 談	怎样談法
再 談	自由
三 談	实践
四 談	真理的标准
五 談	劳动
六 談	革命
七 談	党
八 談	生活
九 談	学习
十 談	工作
十一談	意志
十二談	感情
十三談	道德
十四談	生死
十五談	自觉能动性
末 談	人生觀

初 談——怎样談法

本書是談人生問題的，先來談談**怎样談法**。

人生，對青年來說是大事。在青年時期，人生的歷程還刚刚开始，所以青年愛想、愛談人生的問題，這是很自然的。

談人生問題，可以談得簡單些，也可以談得複雜些。但是，要談得簡單却不浮淺，談得複雜却不煩瑣，可不容易。所以“怎样談法”，就成為問題中的問題了。這回，我們還是初談，那麼先來談談問題中的問題，就是“怎样談法”的問題，大概是必要的吧。

怎样談法，似乎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考慮：一是從方式方面來考慮，一是從實質方面來考慮。一般說來，方式和實質有密切的關係，兩者是相稱的。但是，方式和實質終究有所不同，所以，並不能因此得出結論，從實質方面來考慮，人生問題是極為嚴肅的問題，因而談人生問題的方式，也就愈嚴肅愈好，以至變成愈拘謹愈好。我說的相稱，是說應該抓住問題的實質，將內容談得比較明白些，比較清楚些。因此，我在這裡，不想“整襟危坐”而談，“引經據典”而談，而採取“漫談”的方式。“漫”的意思，是指談的方式比較輕鬆些，

比較隨便些，使得談的人不致那麼緊張，聽的人也不致感到枯燥，但決不是指談的實質是拉拉扯扯的，拼拼搭搭的。總之，“漫談”二字中“漫”的意思，是和什麼“散漫”、“浪漫”等等，全都不相干的。

怎樣談法，從方式方面來考慮，問題比較小，而從實質方面來考慮，問題就比較大了。從實質方面來考慮，有關人生問題的談法，不外兩種：一種是將個人和社會、階級分离開來，而且談得比較抽象；一種是將個人和社會、階級結合起來，而且談得比較具體。這兩種談法，是大不相同的。究其不同的根源，首先在於對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，抱有不同的態度，持有不同的意見。誰認為人是有社會性、階級性的，自必會採取和社會、階級結合起來的談法；誰認為人是沒有社會性、階級性的，自必會採取和社會、階級分离開來的談法。社會性和階級性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從邏輯觀點來說，不承認人有階級性，還不是同時也就否認了人有社會性；但是不承認人有社會性，可正是同時也就否認了人有階級性。因此，我們先談談人的社會性，再談談人的階級性，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。

大家知道，人類是由愛好“勞動”的類人猿群進化而來的，從來過的就是群居的生活。不過人類已經能夠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，所以其勞動已經不是猿群那樣簡單的勞動，而是社會性的生產勞動了。人類在社會性的生產中，彼此不管是平等的也好、或者是不平等的也好，總得發生密切的關係，單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這就是人有社會性的最

根本的原因。我国战国时代的末期，有位伟大的唯物論者，姓荀名况，就曾經說，“人之生不能无群”，說的正是这个道理；这里的“群”正好就是社会的意思。人的語言，原是在社会性的生活中，首先是在社会性的生产中，因为彼此有交換意見的迫切需要而出現的；随着生产的发展，語言愈益发达，思想也愈益丰富了。这就是說，人的物質生活是社会性的，人的精神生活也是社会性的。

人的物質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存，就可說明。十八世紀初，英国資產階級作家笛福，曾发表一本小說叫《魯滨逊飄流記》，描写魯滨逊弃家經商，航海遇險，飄流在孤島上，不但仍能生存，而且后来还拥有了許多产业。这是在資產階級新兴时期，鼓吹資產階級冒险去开拓殖民地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一本書，意在宣揚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式的“个人奋斗”。但是，這本書也正好証明，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。魯滨逊起先还是从破船里取来了几件工具和一些粮食，这些都是社会性劳动的产物，这实际上表明了人完全不依賴社会是不可能的。

也許有人会問：在我国的旧时代里，不是有人隱居深山，隔絕紅尘嗎？是的，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，确实有人为了什么“悟道參禪”，或者为了什么“修仙成佛”，在深山丛林里孤居独处。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呢？不外乎是因为迷信，或者因为在爭奪权位名利中失了意，或者因为对現社会不滿却缺乏斗志，借此来表示对現社会的微弱反抗罢了。这些人不是厌世，就是憤世，全都是从个人的立場

出发的。他們的行为对改造社会是毫无作用的。其实，他們并不能同世人隔絕。他們孤居独处，不外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只和外人不大接触，而实际上还是受人“供养”，讀書写字，穿美吃好，过着寄生的生活，仍然依賴社会而生存；一种是像商朝末代的伯夷、叔齐似的，相传他們在武王伐紂而得了天下时，“耻食周粟”，隐在首阳山上，采薇而食，和麋鹿为伍，终于活活餓死了。

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有孤独感，就可說明。人是世代代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的，所以一旦离群索居，断絕了和人們的往来，那怕是暫时的、短期的，也会有孤独之感。不仅这样。人的孤独感，离开了社会固然会有，就是不离开社会也是会有的。人总想将思想向別人表达；逢到愉快的事而有人共鳴就格外兴高采烈；逢到苦恼的事而有人同情就会觉得輕松了些；否則，精神上就不免感觉孤独了。沙俄时代的作家契訶夫，曾經描写一个馬車夫死了一个独生的儿子，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之訴說，所以只好源源本本向馬訴說。魯迅的小說《祥林嫂》，她的儿子被狼吃了，于是逢人便訴說，一直訴說到邻里的人都背得出来而表示厌烦了，还是在訴說。这种求人共鳴或同情的心境，正是从反面表示了人是不甘孤独的。这些，說明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，恐怕再深刻也沒有了。

人，不論从物質生活來說也好，不論从精神生活來說也好，都是社会性的，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了。現在我們再來說一說：人不但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，而且当社会的发展已使

生活繁杂的时候,要想再回到簡陋的生活里去,也是徒劳的。这是因为人們总是不断地在进行社会性的生产,所以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发展着。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,虽然也会有或大或小的波折,但是从其总的趋向來說,生产力总是由低而高的,因而,生活(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)也总是由簡陋而繁杂的。如果生长在繁杂的社会里,幻想社会倒退而重过簡陋的生活,不光是办不到的,而且是反动的。我国春秋时代的末期,有个老子,因为对于当时大国兼并小国,强国欺凌弱国,爭土夺地,擄人掠畜,使得大家的生活不得安宁,觉得很不好,所以主张“小国寡民”,造成“邻国相望,鸡犬之声相聞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局面。这种局面,实是对于原始氏族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留恋和怀念,是希望历史开倒車,所以是办不到的,也是反动的。晋朝时候有个陶潜,字淵明,因为不滿当时的社会,写过有名的《桃花源記》,幻想有那么一个与世隔絕的小社会或小天地,人們过着勤劳朴素的生活。陶潜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,同样是办不到的,反动的。

人既然是社会性的,那么当社会已經出現了阶级,成为阶级社会的时候,人們不是属于这个阶级,就是属于那个阶级,因而既具有社会性,又具有阶级性。原始社会是沒有阶级的社会,将来必会在全世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,也是沒有阶级的社会。然而,自从奴隶制社会形成之后,人和人之間就出現了剝削和被剝削、压迫和被压迫、統治和被統治的关系,于是人們就在統一的社会里,被划分为阶级而对立起

来。有了阶级，也就有了阶级斗争；而阶级斗争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，就成为促使社会前进的动力了。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，是要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；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，还是要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，不过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居在统治的地位，因而斗争的情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谁生长在有阶级和有阶级斗争的社会里，谁就有阶级性，谁就不管自动或被动得去从事阶级斗争，而无法避免。这是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人类的历史，稍微观察一下人世的现实，就可了解的。至于从个别的人来说，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，脱离其原来所从属的阶级，转向其他的阶级，并不是不可能的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。有的反动阶级出身的人归向了革命的先进阶级，也有极少数人从先进阶级投向了反动阶级而成为叛徒。个别的人的这种转变，并不否认阶级的存在；不否定人是有阶级性的这个真理。

人有社会性和阶级性，这是铁的事实。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，一般是只谈社会而不谈阶级的。他们认为社会不过是由一个人、一个人集合而成的，否认社会是在运动、变化、发展的，更不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。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，当阶级斗争已趋激化，阶级存在的事实已无可否认的时候，就只好承认阶级的存在，却竭力否认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，主张阶级调和，以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，使无产阶级甘愿居在被剥削、被压迫、被统治的地位，而

不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，不去謀取彻底的和全面的解放。其实，这正是资产阶级欺騙和麻痹人民，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，这正好說明阶级調和論是騙人的鬼話。現代修正主义者极力宣揚的所謂“和平共处”、“和平竞赛”、“和平过渡”，正是资产阶级的“阶级調和論”的翻版。按照他們說的那樣做，結果会使无产阶级的斗争，完全被束縛起来，决不会触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根毫毛。所以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，他們在工人阶级内部，配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。

人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；因此，談人生而不和社会性、阶级性相結合，正是要使青年脱离当今世界的现实，首先是脱离革命运动在全世界“方兴未艾”的现实，这实际上就是卫护了已临最后总崩潰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。这正是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求之不得的。所以，我們的談人生，从实質方面来考虑，必須和社会性、阶级性結合起来。同样的道理，我們的談人生，也不想先从“什么是人生”等抽象的問題談起，因为那样談，仍会脱离现实，很容易将青年引入虛无飄渺的領域，甚至无意中会落入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“求之不得”的陷阱了。所以我們的談人生，既要結合社会性、阶级性，又要先从具体的問題談起。这样，如像“人生是什么”等等抽象的大問題，当着具体的問題一个一个解决之后，也就“迎刃而解”了。

現在，我們已將“怎样談法”談妥了，下面就按照上面說的談法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來談吧。

再 談——自由

这回，我們談談自由問題。

誰都想自由。不过我們說的自由，決不是資產階級所標榜的自由。資產階級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初期，為了推翻封建制度，使得資本主義不受封建的專制政治和行會組織等等的束縛，而能順暢發展，曾經提出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的口號，這個口號，在當時是起過進步作用的。但是，我們必須認識到，資產階級所要求的自由，從其實質來說，無非就是買賣的自由，僱傭的自由，開拓殖民地的自由，以及彼此在市場上有競爭的自由等等罷了。當資產階級依靠工人、農民的力量，推翻了封建統治而取得政權以後，他們所標榜的自由，就成了階級剝削、階級壓迫的同義詞了；只有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工人階級的自由，而沒有工人階級的自由；只有資產階級掠奪和侵略弱小民族的自由，而沒有弱小民族的自由；只有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自由，而沒有廣大勞動人民爭取解放的自由。資產階級的自由，是從極端的個人主義出發的，是以別人的不自由作為代價而取得的。資產階級的生存，是建築在勞動人民的血汗和不自由上面的。在

資產階級內部，在資本家和資本家之間，也是遵循着“大魚吃小魚”的原則的；誰能發財致富，不管其手段多么卑鄙醜陋，誰就是有本領的；誰失敗了，傾家蕩產了，誰就是活該。我們關心的，決不是這樣的自由；我們關心的，是在為革命事業而鬥爭中，在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工作中，有沒有自由，能不能自由，以及有關的問題。或者說，我們要的是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自由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自由，實現共產主義的自由。能不能有這種自由呢？能。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，認識和掌握了這種客觀規律，就有了自由。這種自由能夠順手得到嗎？不能。這種自由，是人類經過了億萬年的進化和幾千年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，直到馬克思創造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，億萬工農勞苦群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指導下，英勇地進行了偉大的革命鬥爭，並且還要將這個鬥爭進行到底，才能徹底取得的。

為了弄清上述問題，咱們先看一看自由和思想的關係。

大家知道，人的初生是不會思想的；但是當人已會思想的時候，往往是先思想、後行動的。想的什麼，而做的結果和想的正好相同，至少大體相似，比如種瓜而得瓜，種豆而得豆，經過科學實驗，認識了某個問題或者獲得了某種科學方法，諸如此類，就覺得自由了。當然，自由不自由，不能光從一時、一地、一事、一次來說，甚至也不能光從一人的成功或者失敗來說。大家知道，許多科學的試驗，農作物新品種的試種和工業新產品的試制，往往是經過上十、上百、上千

次的失敗而后才有成果的；有些成果，還是先輩積累了世世代代的經驗而得來的。又如革命事業，也總是要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才獲得最後的勝利的。不少革命者在革命的過程中光榮犧牲了，沒有能夠看到革命的勝利。但是他們懂得社會的前進是誰也阻擋不了的，廣大群眾總是會覺悟、要鬥爭的，深信最後勝利是必然的，因而，雖然他們的一生是短促的，然而在這短促的一生中，始終是感覺自由的。帝國主義者、一切反動分子，雖然猖狂一時，顯赫一世，然而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和廣大的勞動人民作對，和歷史的前進趨勢作對，最後總是逃不脫沒落和崩潰的命運，所以日夜處在“愁城”之中，始終是感覺不自由的。

由此說來，自由是和思想有密切的關係的。沒有思想，根本沒有自由不自由的問題；有了思想，也就有了自由不自由的問題。因此，我們為了對自由有個比較正確的認識，再來談談人類思想是怎樣形成的。為了弄清楚人類思想是怎樣形成的，還得分別談談兩個過程：一是人類出現以前的過程，一是人類出現以後的過程。這兩個過程是相連的，又是有重大的質的區別的。

我們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，而整個社會又是生存在大自然中的。當人類出現以前，自然，或者說整個客觀物質世界，只是永遠自然而地在運動，沒有思想。物質世界本來是沒有思想的。但是，因為它永遠在運動着，所以變化無窮。從無機物產生有機物，而蛋白質，而簡單的和複雜的細胞，而原始的植物和動物，而由低等動物一步一步至高等動物，